返城年代

[上]

梁晓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如果缺失了“知青文学”，中国的文学现象是绝对不完整的文学现象；那样的文学现象将注定是令人遗憾的，也将是不可思议的。

而如果“知青文学”中缺失了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，那么几乎可以说缺失了极其厚重的一部分；同样将是令人遗憾的，不完整的。

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构成了“知青文学”中一道气势宏大、场面壮阔、人物众多、时间跨度很长、视域特别广袤的独特风景线。几乎每一部长篇作品都具有以上鲜明的特征，而组合一起则总体上更加具有“史诗性”的魅力。

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“北大荒”三个字在国内更加广为人知，在国外具有了相当快的传播度；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当年的“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”以及“兵团知青”在文学词典中成为经久不衰的词汇；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既具史性的认识价值，亦具有诗性的欣赏价值——在当代题材的中国文学中，因而具有史性与诗性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性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梁晓声不但在他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中刻画了众多“兵团知青”在特殊年代“是怎样的”，而且寄托了他叩问“人应该是怎样的”这一重要人文母题的理想。

而以上的叩问和理想应是中国当代文学长期的文学使命。

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，闪耀着令人无法不肃然对待的“人应该是怎样的”人性光芒、人格之美——这使他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。

为此，我们约请多位知名画家为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配图，推出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的水墨插图版，计有长篇小说《雪城》《年轮》《知青》《返城年代》和中短篇小说集《今夜有暴风雪》等五种，以飨广大读者；同时，也希望能为馆藏和个人收藏爱好者们实现一次责无旁贷的热忱服务。

自序

我和我的那些“知青小说”

“知青小说”四字乃姑妄言之；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——知青写的小说？写知青的小说？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？

莫衷一是。

何况，“知青”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。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、类似点；在人品、家教、学业程度、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，不能同日而语。

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——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。

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。我笔下的所谓“北大荒知青小说”，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，当年又叫“兵团战士”。

军队编制、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、老战士们（他们曾是真正的兵，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）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——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、农场知青总体“气质”上大为不同。

“气质”一词也是姑妄言之。

所以——当然的，我的“知青小说”中的知青们，也与别人笔下的“知青小说”之“气质”不同；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。

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，断不会写那么多“知青小说”。

起初我写“知青小说”，当然很受所谓“知青情结”的促使。

怎么会不那样呢?

但后来就不是了。

应该说，从《雪城》开始就不是了——那时我已十分明了，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、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。知青返城了，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——他们，不，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。这是常识。

是的，自《雪城》后，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“人”来塑造，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

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，不代表“中国工人”；

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，不代表“中国农民”；

同样，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、学生、商人、干部，都不可能对“全体”具有公认之代表性。

反过来看就对了，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，即——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；是农民；是兵、学生、商人和干部的——“人”。

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“人”的主要特征；

文学作品中“人”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、人品怎样、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。

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、人品、人格的理想——若言理想主义，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，与其他什么“理想主义”风马牛不相及的。

在极特殊的年代，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，是青年的一些人，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，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——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“知青小说”的原因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，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。

绝不是唯一标准。但在我，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。

这是理解我“知青小说”的一把钥匙。

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，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——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；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、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。

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，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。

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?

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!

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。

2015 年 10 月 2 日　北京

林超然
何凝之
何静之
杨一凡

何慧之
李玖
罗一民

目录

001 _ 第 一 章
027 _ 第 二 章
056 _ 第 三 章
087 _ 第 四 章
120 _ 第 五 章
143 _ 第 六 章
174 _ 第 七 章
198 _ 第 八 章
219 _ 第 九 章
270 _ 第 十 章
317 _ 第十一章
347 _ 第十二章
376 _ 第十三章
404 _ 第十四章
434 _ 第十五章

所谓年代是由冬季串联起来的。

“今年年头，去年年尾，年年年头接年尾。”

世事乖张也罢，浮华也罢，荒唐疯狂也罢，都不可持续。

寒来暑往，唯有冬季，一脚去年，一脚今年，劈叉而至。万亿年来，亘古如兹。闰余成岁，律吕调阳，永未改变。

而在北方，年代是由冰雪串联起来的。

第一章

一九七九年底，哈尔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防洪纪念碑在雪中巍然耸立，冰封的松花江如铺白毡。

一条条街道两旁的街树缀满新雪，巨大得像银珊瑚一般。此时已是后半夜，每一条街道都寂静悄悄，无人，无车。

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内贴着红纸黑字的告示：为了迎接崭新的一九八〇年，不惜血本大甩卖！新时代万岁！

三孔桥一带的路有段陡坡，两个人影肩并着肩，小心翼翼地从陡坡上走下来，是林超然与妻子何凝之。何凝之棉袄外穿着兵团大衣，腹部微隆，看上去是怀孕了。尽管怀孕了，却还是拎着一塑料桶豆油，背着两张卷成一卷的狍皮；林超然则肩扛满满一袋面粉，左手拎旅行包，看上去也不轻。

两人都累了，走得呼哧带喘的。

何凝之："没想到，都快一九八〇年了，还满列车的知青，还晚点七八个小时。"

林超然："兵团、农场、农村，哈尔滨的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的，还有好几万知青在陆续返城嘛……你可千万小心点儿啊，我摔一跤没事儿，你摔一跤问题大了……"

林超然话音刚落，不料自己滑倒，旅行包、面口袋掉在地上，人也滑出去挺远。

何凝之："超然！"

林超然滑到了一根电线杆那儿，喊："别管我！慢点儿下坡，雪下有冰！"

他扶着电线杆欲站起来，但脚腕疼得他直咧嘴，又一屁股坐下。

何凝之走到了他跟前，问："没事儿吧？"

林超然皱眉道："脚脖子扭了。"

何凝之："先别动。"

她放下装豆油的塑料桶，转身去将旅行包和面口袋拖了过来。面口袋摔裂一道口子，撒出不少面粉。她掏出手绢，从里边垫住裂缝，并将地上的面粉往口袋里捧……

林超然喊："算了，损失点损失点儿吧！"

何凝之也大声地："不捧起来损失不少呢，这可是精粉！"

她将面粉口袋拖近林超然，大口大口喘气，又说："唉，女人一怀孕，行动起来就像七老八十了。"

她咬下双手的手套，搓手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三孔桥一带的路有段陡坡，林超然与妻子何凝之肩并着肩，小心翼翼地从陡坡上走下来……

林超然："坐我对面歇会儿，我替你搓搓手。"

何凝之："别了，我现在这样，坐下费事儿，起来更费事儿。"

她将手套又戴上了。

林超然："那，扶我起来。"

何凝之将他扶了起来。

林超然："看来真走不了啦。"无奈地靠着电线杆。

何凝之的眼光有所发现："你头上方贴着一张小广告，署的好像是我小妹的名字！"

林超然："这会儿我可没心思关心她了。"贴着电线杆又坐下去。

何凝之擦去眼睫毛上的霜，从书包里掏出手电筒照着细看，但见小广告上秀丽的楷字写的是——"本人女，二十六周岁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返城知青，容貌良好，品行端正，欲寻三十五岁以下品貌般配且有住房之男士为夫，住房十平方米即可，大则甚喜……"署名何静之。

何凝之大叫："果然是我小妹！"

林超然："别激动，同名同姓的人多了！"

何凝之："绝对是她！她写给我的信中说她在练小楷，这么征婚，还'大则甚喜'，气死我了！"

林超然双手抱着大头鞋一边活动那只崴了的脚一边问："什么'大则甚喜'？"

何凝之："欲寻三十五岁以下品貌般配且有住房之男士为夫，住房十平方米即可，大则甚喜……"

她试图将小广告撕下来，却早已冻在电线杆上了，哪里撕得下来！

林超然："老婆，先看看几点了行不行？"

何凝之愣了一下，看手表，小声地："快一点了。"她不那么生气了，平静了。

林超然仰视着她说："咱们现在可该怎么办呢？我不同意带这么多东西，

你偏不听我的！”

何凝之：“眼看要过新年了，接着就过春节，空手回家像话吗？你爸你妈都有腰腿疼的老毛病，给他们各带一张狍皮也是应该的吧？”

林超然不耐烦地：“别说那么多了！我问的是，咱们现在可该怎么办？”

何凝之怔了怔，看看地上的东西，吃力地弯下腰，翻一只旅行包，翻出一把带鞘的匕首揣入大衣兜。

林超然：“你把它揣兜里干什么？”

何凝之：“只能这样……你坐这儿守着东西等，我自己先回家去，叫上我爸和我两个妹妹，一块儿来接你。”

她觉得委屈，流泪了，擦了一下脸，转身就走。

林超然看在眼里，明白她觉得委屈了，料到她流泪了，柔声地：“老婆……”

何凝之站住。

林超然：“就不怕把我给丢了？”

何凝之不转身，不回头。

林超然：“哎哟！”

何凝之一下子转过了身，不安地：“怎么了？”

林超然：“逗你呢！别急，我有耐心在这儿等。慢慢走，千万别像我似的滑倒了啊。”

何凝之点头。

林超然：“别生气，刚才我不该埋怨你。爱你。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。”

何凝之高兴了，笑了，也柔声说：“别心烦，这才多大点儿事儿啊！我家有自行车，我让我爸骑上自行车先来！”

她走了。

林超然直望到她的身影消失，从兜里掏出烟，往电线杆上一靠，吸着烟，陷入回忆……

兵团军马场场部里，林超然正与现役军人的教导员饮酒话别。桌上除了土豆、拌木耳，还有一大碗蘑菇炖肉。

教导员："这是鄂伦春猎人送的狍子肉，为什么一口不吃？嫌我炖的不好吃？"

林超然："不是……教导员，我舍不得离开军马场，也舍不得和你分开。咱们这一别，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，那就难说了……"

他说得动容，双手捂面，直摇头。

教导员："我理解。何况，你弟埋在咱们这儿。可军马场撤销了，军马都被赶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知青也都返城了，只剩咱俩了，咱们再舍不得离开，那也得离开啊！"

林超然："我弟的事儿，我还一直瞒着家人呢……"

他流泪了。

教导员："超然，别这样，你弟肯定不希望咱俩悲伤地话别。他是个乐天派，我认为他希望咱俩今夜一醉方休……"

林超然抹把泪，夹了一筷子肉放入嘴里，含泪嚼。

教导员："我这名现役军人，能与你这名知青营长共事三年，三年里咱俩能将南北知青团结得像亲兄弟一般，并且使军马一年比一年多，超然，这是咱俩的一段缘分啊，咱们都要好好把它保存在记忆中！来，再干一次！"

两人举碗相碰，各自豪饮而尽。

外边，北风呼啸。

教导员从头上摘下羊剪绒军帽，取下红星，双手捧送："超然，这顶军帽我送给你，作为纪念吧！……"

桌子一角放只书包，林超然从书包里取出两大厚本日记，也双手捧送："教导员，这是我从来到军马场那一天起记的全部日记，也送给你作为纪念。"

两人互相交换了纪念物，相视而笑。

教导员："再干一次？"

林超然："干！"他往两只碗里倒酒。

两人碰碗，又豪饮而尽。

教导员："好静啊！只有风声……咱们马场独立营的传统那可是从不喝闷酒的，我先来段节目？"

林超然鼓掌。

教导员站起来，他看上去已有七分醉了，敞开喉咙，大声朗诵完了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那真是朗诵得豪情满怀！而且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，一边朗诵，一边这走那走，手势频频。

林超然大声喝彩："好！"

教导员趔趄一下，一掌撑住桌角："该你了！"

林超然："我来什么？"

教导员一指墙："当然是你拿手的！"

林超然起身从墙上摘下二胡，重新坐定，酝酿了一下情绪，拉起一首节奏快速热烈的二胡曲。

他也有几分醉了，动作大开大合，也拉得完全投入……

雪停了，夜空出月亮了，林超然身上已落了一层雪，如雪人。

他抬头仰望月亮，耳边仿佛犹有二胡声和教导员的朗诵声交织着……

他不由得在心里说："雪刚一停，就出月亮了，真是少见的情形啊！月亮，难道你是由于体恤我妻子她怀孕了，好心地为她照亮回家的路吗？"

坡顶突然传来一个青年的吼唱：

"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……"

林超然循声望去，但见一辆三人共骑的自行车顺坡而下……那辆自行车也滑倒了，三个人和自行车摔在了林超然旁边；三人摔得"哎哟"不止，自行车轮子在林超然跟前转……

林超然："下这么大雪，还前后带人，不是找着挨摔嘛！"

三人爬起，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，穿同一式样的扎趟的棉工作服，其上印着“哈铁”二字。

他们看着林超然觉得奇怪。

青年甲恼火地：“怎么哥们儿？说风凉话儿是不是？”

林超然：“别误会，是想跟你们套近乎。我脚崴了，走不了路了，也饿极了。哪位身上如有吃的，能不能给点儿啊？”

青年乙：“要吃的？有，有……”

他从兜里掏出一把瓜子，朝林超然一递，嬉皮笑脸地：“公鸡公鸡真漂亮，大红冠子绿尾巴，你到窗口瞧一瞧，请你吃把香瓜子！”

林超然看出了他是成心在拿自己开涮，并不恼火，笑道：“瓜子我旅行包里有不少，你留着自己嗑吧！”

青年丙：“怎么，还不稀罕要？”与青年甲和青年乙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趁林超然不备，将一只旅行包拖了过去，伸入一只手，边摸边说：“不但有瓜子，还有榛子、木耳、蘑菇……这啥？”

他掏出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，凑到路灯光下细看，惊喜地：“猴头！还有猴头哎！”

青年甲和青年乙，也几乎同时将面粉口袋和一塑料桶豆油拖开了。

“面！有四五十斤！”

“这肯定是一桶豆油！”

三个青年眉开眼笑。

林超然愤怒了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打算抢吗？”

青年甲：“大哥，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？你以为老天爷会白让我们哥仨摔倒吗？快过年了，这明明是老天他在好意给我们哥仨分点儿年货嘛！老天爷好意，那我们也不能不领情啊，是不是？”

青年乙：“别跟他废话了，拿上趁早走人！”

青年丙：“对对，说走就走，再来个人撞上了不带劲！……”他起来扶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